

■ 新闻关注



### 日本新年消防演习 消防员杂耍攀竹梯

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传统新年消防演习上，消防员攀竹梯玩杂耍，惊险万分。



### 美国女子 穿高跟鞋走钢丝

美国德州奥斯汀25岁的Faith Dickey穿着细高跟鞋在数千英尺的高空小心翼翼走着钢丝，她目前是世界女子高空钢索保持人。



### 英女子穿“画”衣上街 竟无人发现

英国一女子在身上仅仅画上一件内衣和一条短裤，就全身“赤裸”在大街上“招摇过市”了。有趣的是，全身裸体的女子走在大街上，路人竟没有人察觉这件隐形内衣。



### 俄罗斯一村庄 世界上最冷的人类居住地

生在温带地区的人面对零度低温就难以忍受。但在俄罗斯好的Oymyakon村庄，这可能是刚刚好适合到户外晒太阳的温度。该地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冷的人类居住地，冬日均平均温度-50摄氏度，在室外呼吸的时候，甚至能感受到嘴巴里的唾液在结冰。

## ■ 周末人物 英雄儿女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

“救国是自家事，怎能靠别人？既然干了，就得干个水落石出。成功失败，现在还顾及不了。”

# 罗明星：断头且为“三江好”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### 编者按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，中华儿女共赴国难，铁骨铮铮，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。

一寸河山一寸血，正是中华英雄儿女的碧血丹心，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托举起古老中国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，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。对一切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，不管时代怎样变化，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。《周末人物》版特推出《英雄儿女》栏目，敬请读者关注，并欢迎提供新闻线索。



上图为罗明星画像与题字。

### “三江好”是救国救民的队伍

送走亲人，罗明星甩开膀子，联络一众亲朋好友，准备拉队伍跟鬼子干仗。“我们聚集在文盛泉澡堂子，摆上猪头，烧上香，集体磕头结拜为兄弟，声称‘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联合起来打鬼子’。”参与当年拜把子仪式的李海楼回忆道。

“1932年3月，罗明星联络王文和等人在自己家中召开秘密会议，研究组织抗日武装。当时，九台火石岭煤矿有个叫宋海山的矿工，他组织了一支以矿工和贫苦农民为主的抗日武装，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。罗明星决定配合其行动，马上动手。”杨子忱介绍说。

“4月25日夜，罗明星领着6个人，带两支手枪和一支‘铁公鸡’驳壳枪，悄悄摸进九台守备队，击毙一名伪连长，缴获长短枪70多支，并当场动员守备队20多人反正，跟着罗明星干。”杨子忱说。

首战九台，旗开得胜，但罗明星的队伍随即遭到日伪当局的反扑。罗明星并未示弱，而是利用地理环境，在九台附近与敌人巧妙周旋。他的队伍不减反增，火石岭煤矿的矿工和沐石河、土们岭一带的贫苦农民，纷纷前来入伍。到7月底，队伍已发展到800余人。

实力渐强，罗明星遂在沐石河乡拉腰子大庙，重新改编队伍。首先是给队伍起个名，对内称“抗日义勇救国军”，对外称“三江好”。“对外报号‘三江好’，一是为掩护真实身份、保护自己，二是想宣传抗日，使松花江、图们江、鸭绿江三江两岸的父老弟兄团结起来，共同抗日。”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解释说。

“据我调查，当时仅在吉林、黑龙江的部分地方，有报号的土匪队伍就有100多股。其中有土匪，有先为匪后抗日的，也有先抗日后为匪的，还有被日本人假招安的，真真假假，不好分辨。东北土匪基本上可分这4类：纯胡子、杀富济贫、救国救民、旧军队。‘三江好’属于救国救民的队伍。”曹保明说。

1932年8月5日，罗明星联络九台县孟家沟的抗日山林队，共同攻打沐石河“永衡发”当铺。“这家当铺是日本人开的，一方面低买高卖，放高利贷来盘剥百姓，另一方面它还是日伪设立的特务机关，负责搜集军事情报。它储备了大量物资和武器，可以说是日伪的军需战略仓库。”杨子忱分析道。

由于这个当铺非同一般，日伪不仅雇佣了许多炮手，还设有高墙、炮台包围，戒备森严。罗明星探听清楚后，便安插眼线，买通永衡发护卫头目赵庆久，让其在进攻前暗中把火药、子弹偷偷

煮过，并将自己守卫的西南角炮台打开。

“那天夜里，我突然被枪声惊醒。只听街上有人大喊‘缴枪吧，我们已进院了’，接着便是‘永衡发’还击的枪声，夹杂着炮台的呼啸声。我父亲夹了一条单被，拉着我出后门，进入苞米地。再回头看，‘永衡发’后院火光一片，我们爷俩披着被躲在苞米地里。不久，晨光熹微，我们从原路回家。”九台中老师曹牧子曾如是回忆当时情景。

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，罗明星部一举攻破“永衡发”当铺，当铺里的炮手以及农民100多人加入“三江好”队伍，还夺得现款六万一千吊，缴获枪支七十多支。这样不仅使队伍得到扩大，还有了军饷，上下装备一新。

不久，“三江好”的队伍又收编数支抗日山林队，人马大增，号称6000人。“最难忘的是，罗明星的一杆大旗上，写着‘红军司令三江好罗进发’。‘进发’是他的号，‘三江好’是他的报号。那时打红旗特别显眼，红旗指哪，我们打哪，随风呼啦啦地飘，很是威风。”李海楼回忆道，那时官兵一律配戴红袖标，上写“救国军”三字。

### 声东击西“诈降”有术

孤掌难鸣，独木难支。“1932年9月间，罗明星先后派人去北京、上海，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、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联系。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委任罗明星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19支队队长。”杨子忱介绍道。

吉林省下雪经常无花无片，如四两、半斤之絮团，漫天而降，深及丈或七八尺亦是常事。天气渐寒时，罗明星部部分官兵的棉衣、棉被尚无着落，随着队伍不断壮大，武器也显得不足。正当罗明星为此犯愁时，驻守九台的伪铁道守备队派人前来劝降。原来，日伪当局见“三江好”羽翼渐丰，追也追不上，剿又剿不灭，奈何不得，便想以官禄招抚。

罗明星见状，决定将计就计，以“诈降”换取日伪枪弹、被服。11月15日，他率3000余人分散在吉林铁路两侧，假作整编编降之势。而后他派人到铁道守备队表示归顺，并提出条件需要棉衣500套、长枪500支、机枪两挺及子弹若干等。早已忌恨的日伪统治者闻听后，当即答应。

然而，当棉衣、枪弹等运送到指定地点，被“三江好”队伍接收后，罗明星声东击西，乘机率部反攻九台。首先攻进铁道南，然后捣毁伪县政府，伪县长谷金声吓得抱头鼠窜。为防止敌人从长春方面沿铁道出兵增援，他又将九台西的铁道拆毁，切断敌人援路。待救援兵开到九台时，“三江好”队伍早已不知所踪。得到补给的“三江好”部，如虎添翼。据

当年11月27日出版的《申报》载：“据长春来人谈，自关外秋收完毕，青纱帐倒，一望无垠，致使抗日讨逆之武装民众失却凭借。日本关东军当局，即决定分期实施扑灭义勇军之计划。……又吉长路以北各地之义勇军，见吉长以南友军被敌围攻，群情愤慨，多跃跃欲试……策援苦战中之友军，其最先发动者，为国民救国军独立第19支队罗明星部。罗于17日晚率3000人突袭吉长路之营城子车站，血战3小时。伪铁道守备队及公安队均被击溃，望风而逃。”

1933年开春后，罗明星开始在吉林南部磐石一带活动，耳闻目睹杨靖宇所率南满游击队抗日的新局面后，他主动派人与杨靖宇联系。“7月下旬，杨靖宇主持召开南满游击队和各抗日队伍代表会议。经各位代表认真讨论通过，决定成立抗日联军联合参谋部。最后，还确定了下一步联合军事行动计划。‘三江好’也来了，和杨靖宇谈联合抗日，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我也参加了这次谈判，‘三江好’很文雅。”抗联老战士张瑞麟回忆道。

此后，根据杨靖宇的指示，罗明星又率部打回九台。日伪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便集中力量进行“围剿”。1933年8月16日，伪九台县警察大队长杨仲东率警察大队和自卫团300余人，深入到罗明星部驻地沐石河乡常家屯南山一带进行“讨伐”。“罗明星首先以少数巡逻兵引诱，待敌兵进入山中，埋伏在山路两侧的100多名义勇军立即开火。结果，歼敌100余名，缴获长短枪70余支、子弹1300余发，并将杨仲东活捉。”据曹保明介绍，罗明星在当面对杨仲东求荣、甘当汉奸的大量罪行后，一枪送他上了“西天”。

“后来，罗明星部沿吉长铁路一线打游击，扒铁道，劫火车。直到1935年七八月间，由于长期作战消耗，再加上日伪反动势力动用大批武装力量‘围剿’，‘三江好’处境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罗明星为保存一部分实力，以图东山再起，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，埋枪分手。”曹保明说。

### “咬着牙齿攻得欢”

1936年1月12日，罗明星从东北回山东养伤，他的临时住址在济南城外青龙街14号。8月间，同是从东北入关的爱国志士屈亦经前往拜访，当他踏进极简陋的房门后，发现罗明星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南房里，陈设简陋，屋子里除了几只旧皮箱和一张梁漱溟新增的题字外，别无他物。

中等身材的罗明星理了个光头，一身黑布大衫，头戴尖顶帽，宛然一副沉着的中老年商人派头。晚间，屈亦经请罗明星到街上吃饭。罗明星生怕铺张，“随便吃点就好。饿肚的多着呢，朋友岂在乎这个。啥样生活都行，在东北，几天不吃不睡，精神倒好，现在家居日子却闷闷起来了。”

席间，39岁的罗明星不吸烟、不吃酒，只是慢吞吞地吃菜。谈到“九一八”以来的情形，他自己总结道：“5年来，经过的战事，总不下五六百次，有时每天小冲突就有一两回。杀了许多敌人，也丧了不少弟兄，你在济南也许都能听到吧？”

“您的绰号我是早就知道的，还记得那次烟筒山事件，真是凶得很。当时还流行一首民谣，现在可记不太清了。”屈亦经一五一十地回答说。罗明星放下筷子，想了想说：“我念给你一段听吧：咱们都是穷光蛋，活着受罪死何难？……咱们只有打着干，夺回江山才有咱。大家听了泪滚滚，个个低头不发言。齐队就往山里走，老天忽然变了脸。大雪不住纷纷下，一下下了好几天。好马个个走不动，弟兄个个打颤颤。都说出来救国好，看来救国真可怜！一时正在心发疼，忽然大炮响连天。抖擞精神往前闯，咬着牙齿攻得欢！”

屈亦经所说的“烟筒山事件”，确实让罗明星的队伍“交了学费”。那是1932年12月22日，呼啸的北风整整刮了一夜，漫空的雪搅得天地一色，苍茫混沌。当时罗明星带队活动在吉海铁路沿线，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和威胁。因而日伪当局极力要花招、施诡计进行招抚，以图消灭“三江好”。

为此，日军又玩起“谈判”的把戏，企图走劝降道路；如果劝降不成，就将“三江好”消灭在“谈判”桌上。罗明星知道这是一个大阴谋，但为戳穿敌人诡计，决定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。

当天上午10点多，“三江好”的队伍就整齐地到达约定地点——烟筒山车站。



遭“三江好”部袭击的日本列车

“400多人的队伍将整个站台挤得满满的。日本鬼子早就在车站周围架起了高高的铁丝网，通道口还设了路障。负责接收的是佐伯中佐，小个子黑胡茬。车站内有四五十个日本兵，有的背着长枪，有的带着手枪，这些日本兵里外地来回晃动着，站内气氛很紧张，不时地有马嘶声。”烟筒山车站老工人王善宝如是回忆当天情景。

中午12点，双方开始谈判。结果，不出罗明星所料，谈判进行中，日军即欲动杀机。罗明星当机立断，指挥身边将士首先向日军开火，当场击毙日军少佐中尉等30多名官兵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冲将出来。

然而，“三江好”400余名兄弟，死伤350余名，尸体堆在火车站广场上有一人多高，血流成河。“广场上，人头堆成一座小山。日本人用刺刀挑起来，全扔到车顶上，拉回磐石。那车一路走，滴一路血。第二天，日寇领着伪军将受伤不能行动的‘三江好’弟兄，惨无人道地逐个添了枪，将所有的尸体用火炼了。当时目睹的人没有不落泪的。”家住烟筒山南庆街的吕显达回忆道。

### 打败鬼子一定叶落归根

“经过这些炮火，你受过伤么？”屈亦经好奇地向罗明星。

罗明星笑着悄悄地卷起裤管。只见一个个的疤痕，刻在膝上、踝骨上、脚背上和腿肚上。手上也有白色、紫色的圆洞，都是弹火烧的。两腕间爬着深重的癣疥，据说是在水里作战三天留下的。

屈亦经与罗明星谈到半夜，从“三江好”到义勇军，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。

罗明星说：“我们总不相信，中国人给人家灭掉；我们总相信，就是剩下一个人，也要抵抗！”

“救国是自家事，怎能靠别人？干义勇军是我的生活、工作，什么样的危险也困不倒我。既然干了，就干个水落石出。成功失败，现在还顾及不了。有本领谁能救国我便跟谁走；救国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大伙儿要一起来干！”

这次回山东养伤，罗明星也趁机回菏泽一趟。“我父亲在家待了半个多月，我奶奶不想让他回东北，他说：‘等打败鬼子再回来，一定叶落归根。’”罗美庭回忆道。

那时罗明星心里还惦记着东北的形势，他向屈亦经说：“现在，我身在山东，心在东北，早走一天早安心一天。今后在工作宣传方面，还想多用点力，以往咱只管埋头苦干，什么消息也透不进山海关来。这倒不是让人家捧咱哄咱，只要他们懂咱就够了。大家知道我们为了解、干啥，死也甘心！”

卢沟桥事变前，罗明星回到东北，潜于黑龙江省克山县泰安镇，化名“田志仁”，以卖烧鸡为名伺机抗日。“只可惜1938年10月15日，他遭叛徒安喜春的出卖被捕。1939年3月24日，经伪满新京高等法院审理，以‘反满抗日’罪名判处罗明星死刑。”据杨子忱介绍，日伪当局本想利用刑前游街造些舆论，但罗明星却利用这一机会，号召街旁群众：“大伙儿别难过！俺罗明星是为了反满抗日豁出性命，死得值！日本鬼子不会长久，满洲国必亡。”

1939年5月20日，罗明星在长春英勇就义，英雄年仅42岁。“听说我父亲是被日本人用绞刑处死的，勒一勒，松一松，长达一个小时。之后日本人把他的头砍下来示众，把躯体给火化了。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父亲没了。1949年，新中国还没成立之前，我奶奶也没了，临终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死是活。唉！”罗美庭长叹道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